考官您好，我是陈麟昊。我所讨论的全球性问题是“社会变迁对于个体精神世界的影响”， 属于“信仰、价值观和教育”这个领域。社会历史变迁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广泛存在。~~我们生活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社会变迁往往会对于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纵观历史，当时代在按着历史的法则前进时, 人类不得不在社会变迁中承受激烈的心理震荡，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迎接未来。今天我会通过翻译作品《樱桃园》和中文作品《自昨天起》来探讨两个文学文本对这个全球性问题的呈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贵族庄园彻底崩溃。契诃夫聚焦于这一历史现状，描绘了没落女贵族留包芙被迫失去樱桃园的故事。樱桃园的地产最终被新兴资产阶级代表，洛巴兴，所拥有。《樱桃园》中的社会变迁，是社会成员地位结构的变化。而在北岛的《自昨天起》中，诗人所暗指的社会变迁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是一种社会功能性结构的变化。作为红卫兵，诗人见证了文革以及亲历了上山下乡。它长久的影响着“那些病人”和诗文中的“我”。

《樱桃园》的选段刻画了洛巴兴买下樱桃园后，留包芙和其亲仆们的对话。女仆杜尼雅霞对亚沙示爱，可亚沙一心想回到巴黎开启新生活。安妮雅受到大学生的影响，对未来充满憧憬。留包芙和加耶夫也一改之前不愿割舍樱桃园的态度，接受了现实的残酷。

象征手法在戏剧樱桃园中最为明显的便是樱桃园这片土地本身。字面含义，房子拆毁是时代宏观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第二十行，留包芙在临别之际说到“再见吧，亲爱的房子，年老的爷爷”。留包芙同时提到爷爷和房子暗示了这二者的联系。留包芙的先代作为贵族一直在樱桃园中生活。樱桃园对于留包芙来说，是一个代代相传的家族遗产。房子承载着旧贵族阶级过去的幸福生活，是他们地位的象征，也是旧贵族阶级的精神家园。选段中房子被拆毁便象征着其精神世界的崩塌。

本剧中情节展开具有 （）的特点。第一，第二etc

契诃夫的作品常常追求生活化，日常化的情节展开。在节选中也是如此。安尼雅和加耶夫、留包芙对未来重充满积极的对话仿佛让人们觉得他们即将动身旅游。第22-24行，”你满意？很满意吗？“”很满意！新的生活开始了，妈妈！“生活化的表达和用词去除了角色之间的冲突，让人们不禁觉得滑稽可笑，具有喜剧性。在面对失去的生活时，旧贵族好像欣然接受了自己的身份变动，将自己的地位让位给新兴资产家们。他们不再抵抗，从不愿放弃樱桃园转为选段中的精神完全麻木。

在选段中，契诃夫衬托并对比了许多性格各异，身份不同的人物。亚沙作为仆人，却并没有仆人的样子，看不起当地的生活，认为国外的生活才能让人接受。第六行“此地不合我的口味，我没法生活“是他对于樱桃园变卖的回应。奴仆们并没有因为生活的变迁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对于未来依然充满着美好的幻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只是主人们的寄生虫，听到有人来了就赶紧离开，停止自己对于其主人的模仿行为。作者对比了他们的行为与其主人们的自我宽慰，放大了留包芙和加耶夫的精神世界中愈来愈强烈的麻木。

联系全文，《樱桃园》中的背景音乐同样暗示着樱桃园命运的转变与时代变迁。第二幕中，当人们正在沉思的时候，忽然间远处传来一种类似琴弦绷断的声音，然后忧郁而飘渺的消逝了。此处琴弦绷断的声音预示着旧事物灭亡的命运。剧终一道道清脆的落锁声、阵阵砍伐声、琴弦断裂声组成历史断裂时的声响，与之前的琴弦绷断声形成呼应，象征着社会的变迁与旧贵族阶级精神世界的崩塌。而在第三幕中,旧贵族们仍然沉浸在享乐和空虚中，仿佛末日前的狂欢一般，陷入固化的习惯性动作。樱桃园在华丽的舞会中被易主。新时代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到来，旧时代在醉生梦死中毁灭。樱桃园的易主使旧贵族们精神世界进行重塑，改变了过去坚决不可失去樱桃园的观念。整体而言，契诃夫所用的语言淡化了整体文本的冲突。他用生活化的描述方式展现了樱桃园易主的必然性和个体精神世界的变化。

时间结构的重组，对自然时序的破坏

《自昨天起》中，插叙的运用帮助了视角的转换，从而展现文革对于诗人的精神世界影响。诗文最开始，“我”翻开记录过去回忆的唱片，打开了一段记忆，但是并不能理解这一段记忆。之后，诗人的插叙和联想让“我”又看到了昨天。我又看到了那些受到昨天影响的“病人”。病人眼睛中的冬日的海岸，就如他们的心境一般，冰冷，令人有些毛骨悚然。从昨天起，一切都改变了。也正是昨天，给每个病人了一定的安抚。最后，诗人重新回到现实，表示自己想要探寻历史。诗歌整体的插叙叙事电影般展现“昨天”在时间跨越下对于人们的影响。“我”精神上对于过去的审阅应证了过去的动荡对人们影响之大，久久不能忘怀。

和《樱桃园》相似的是，《自昨天起》也运用了象征的手法。诗文中，作者尝试欣赏乐曲的过程中盘旋在苍茫时刻，进入到了对往昔的回忆之中。乐曲的象征含义便可以引申到时代背景当中。作者无法“深入乐曲”即是无法理解动荡时代的时光，但是他依然选择去努力“盘旋”，尝试回溯过去。“昨天“贯穿全诗，强调了社会变迁的时间性。在诗中，“昨天”如同乐曲的含义，也是重大变迁的象征。“闪电固定的背景“中闪电强调了影响之深，固定强调了影响之久。病人暗指的是受到挫伤的人们。幽香和给病人的折椅均是具有积极色彩的意象，指明了在“我“的眼中，”昨天“并不是只给人带来了痛苦。诗人这些意象蕴含着重大变迁中的事迹和经历。长时间过后，人们依然想要去重新审阅过去给自己带来的痕迹与影响。

诗中重复性用词撑起了文章的主体部分，其中有两种。第一种，“昨天”和“漫长”的重复一次又一次的体现了事件对于诗人和其他人影响之长远。

诗人将昨天人格化。

昨天作为主语，散发幽香，打开折椅，生动形象的暗示了社会变迁的两面性。第二种， 是“我”精神上对于过去的探索。“盘旋”和“深入”在文中重复运用了两次。“盘旋”的本义是旋绕飞行，徘徊的意思。是对于“乐曲”的排斥和无法接受。4-10行的联想过后，“深入腹地”则体体现了诗人更加积极、参与性的一面。在经离了文革后，诗人拥有更加批判性的视角，不断审视变迁，并且重新塑造自己认知。

《触电》

《回答》

在履历之前补充一首

联系全诗集，在北岛的诗集《履历》中，像《自昨天起》一样能体现该全球性问题的还有很多。比如同名诗作《履历》。《履历》这首诗反映的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由迷茫走向理性的心路历程。诗人在《履历》中写到“我曾正步走过广场”。曾，说明是过去的事情，说明诗人过去，曾经，是真心相信过追随过文革的。他与文革时期大多数群众一样，追寻所谓的“太阳”、“光明”。开头的乐观期待与后来受打击形成对比，“转了向，隔着栅栏”写出诗人精神世界的觉醒导致行为上的转换。“栅栏”是一个阻隔，作者转向，或者说是背离了原来的方向走上正轨，他从思想的笼牢中挣脱出来，回望“栅栏”，曾经束缚自己的东西。从过去的盲目追随到成为有辩证思考能力的个体，诗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极大变化。

《樱桃园》文本淡化了戏剧冲突，对比了不同角色在经历社会变迁后的思想变化，突出了旧贵族阶级精神世界的麻木。《自昨天起》整体运用第一人称视角去展现诗人的精神世界从盲目追随到批判思考的过程。尽管不同文本反映了同一个全球性问题，但是文本的时代背景和地域文化并不相同，展现了本全球性问题具有全球意义。